

永豐縣志卷之三十

藝文志

表

宋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臣修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修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

永豐縣志

卷三十

表

一

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尙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尙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

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况文字之職廁於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進新修唐書表

歐陽修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者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

永豐縣志

卷三十

表

二

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等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草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

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
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明

上八陣圖表

戴安

臣聞河圖出而八卦成浴書呈而九疇敘然大易之理形
於龍馬未出之先彝倫之序不在於洛水龜呈之後因數
以明理以理寓諸數聖人因有以觸其心之天爾大哉天
人相與之際微矣其生賢才以爲當世也故假物以觸聖
人之天敦若託之於賢才推明其理以爲當世之用乎夫
八陣之制其不明於世久矣孰知黃帝因井里以制兵而
實有符於圖書之數故八陣者九軍九軍者其五十居中

永豐縣志

卷三十

表

三

之義與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其縱橫十五之數與八陣按
其方其水火金木各居其所者與五陣之制其方圓之變
與游兵出陣後其虛中之象與圖書未出而陣法已形圖
書旣出而陣制益合理數之妙用如此兵法以簡易爲先
以整暇爲上殺人以安人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
聖人所以弗違於天而奉天者也夏商不可得而聞矣周
人之制猶畧可考春秋戰國之間古法盡廢劉項之興奮
自農畝天下旣定韓信乃甲明軍法然事不師古者多矣
諸葛武侯以王佐之才深明此法當時按其營壘者服其
才後人覩其圖蹟者得其兵勢但英雄不明言其法而世
之儒生俗士迂謬僻遠者何足以知之愚臣弱冠以來遍

閱傳記疑其說之非乃參互考訂以求其理之是積力二十餘年其思也若或啟之其行也若或翼之心領神會一旦若有以得其要者傳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臣亦不知其何故也殆天矜於民將啟陛下克亂之機而使爲臣者亦得以私淑焉傳曰天遣元女授黃帝兵符天遣者果諄諄然命之乎老氏曰善爲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是陳也其神武而不殺者歟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稅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陛下以仁義存心以節制爲用推而行之於以平一江南克定巴蜀養威蓄銳駕馭英雄北守關河以成

無競之烈然後宅中圖治比隆三代顧不偉歟若夫開國承家錫命承寵則非微臣之所敢與知也嗚呼武有七德禁暴爲先兵有四種權謀爲上險而順師之所以行順而險師之所以立非聖人得已也其敢易言之歟謹列陳法於圖以獻惟陛下留神採擇

藝文志

疏

宋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四

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嘉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視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

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視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視膳亦關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五

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元

治平十思疏

陳植

臣聞萬化之原肇於一心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唐臣魏徵事太宗先十漸而有十思之疏臣仰體皇上懸磬設鞀之衷而効野人獻曝貢芹之忱敢跡其餘智謹條列十思以求爲陛下補高深於萬一一曰思寡欲以清君德蓋心爲眾理共託之區亦卽爲眾欲交攻之區臣竊見小民之家稍有聲勢而逢迎之者猶思競致美好以求適

其所私况天子乎所以古之聖人有天下而不與而盤有銘史有誠丹宸有箴凡所以悚惕其心者無有不至良由心無二用入乎理卽出乎欲道固當如是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陛下誠能日以此爲思則欲不期寡而自寡而君德亦愈以進於清明矣一曰思尊賢以隆保傅凡人君之心無所嚴憚則戲渝之思易生而小人皆得承之以爲意旨賢者德望旣隆而動履有法凡見之議論猷爲間皆係宗社生靈之大計人君日與之酬對則自足啓其恪恭之念而黜其褻慢之志所以古之王者宴以鹿鳴則禮之如賓奉以秬鬯則事之如神蓋外以致其尊養之文皆內以固其輔弼之忠也今之在朝

者固非無保傅然而名則是而實則非矣陛下誠欲仰法前聖而能日以此爲思則上下交泰咸有一德卽烈祖之成德可嗣而奕世之令緒亦藉以悠長也一曰思敦睦以爲天親諸父昆弟皆祖宗之一體所分稍見疎薄卽非所以爲維城之固也夫觴酒豆肉小民至賤猶得於歲時伏臘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矧古所稱爲天潢之裔者傳曰葛萬猶能庇其根本又曰譬之草木吾臭味也陛下誠以此爲思而富貴共之憂樂同之卽身罹不測猶當求其可原而曲爲矜全則根本之地培植旣厚而臭味不至差池斯牖戶之綢繆早深於未雨也一曰思節用以厚民生古者權三十年之通以制用而凶荒殺禮兵役議賑誠以布帛

菽粟生人恃以爲朝夕所關非淺鮮也夫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今使小民之家子藜藿不充裋褐不能蔽體爲之父者竟日飫珍饌披文繡以自矜詡子卽安之而父將何以爲心故尙書有十愆之警而春秋垂履畝之戒願陛下更以此致思則君民自切於一體而水旱之災俱不足爲累也一曰思貞教以維風俗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昔之人嘗言之矣所以非聖有誅左道無赦古人務杜絕異學使民事心於德行道藝之訓是以風教日趨於古俗尙日進於醇也今天下薰育於棧樸菁莪之化者由來已久而以今視昔猶然故態者何歟惟佛氏之教亂之也夫敝人力於土木之功糜人利於金寶之飾唐

之武宗已盡揭其失而去之矣武宗誠中材主不足法然此一事則固能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也陛下曷弗取而思焉使民漸成爲一道同風之歸乎一曰思澄敘以惜名器三考黜陟昉自虞典其在周禮則有太宰之職掌邦之六典以詔王治邦國而八法以治官府八柄以馭羣臣大小相維上下一心以故其時上無濫邀之名器下有必飭之簠簋今則不然朝列輿隸暮登縉紳昨釋桁楊今縮簪紱椎理之侶軒蓋輝煌負販之流車騎炫耀而其課最則又互相優恤以自託於寬大之典是亦不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爲尤慘也陛下曷弗反覆思維使百工允釐而庶績亦資以咸熙乎一曰思納諫以贊謨猷君

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雖至愚其不敢觸天而忤雷霆明矣是以古者每懸賞以誘之諫且不諫則有刑墨之儆今之任諫垣者豈必竟無骨鯁之士然卒未聞有所言而致色絲補袞之實者史曰主聖則臣直陛下曷弗引以自思而廣開視聽使臣下皆得摠其忠款以補天亶之所未及乎一曰思慎刑以重民命流宥鞭扑皆所以補德教之窮但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例一成而不可易是以君子貴盡心焉害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也歲終會勘凡所錄囚當置之大辟者數以萬餘計至監候待發遣者尤不可枚舉豈真民頑不古若歟抑上之所以化導之者未得其道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

復屬陛下宜恒懸以爲思使此心恆生其怵惕而示天下以哀矜之微意焉一曰思遠佞以杜弊源帝王創業皆具有經歷艱難作爲命訓以教子孫使後世守之不渝而奉爲久安長治之策自有佞人者起剽竊往訓以爲鼓簧巧緣萋菲以成貝錦遂使君心喪其故智而祖宗之法度皆不足守矣所以孔子之論爲邦也於訂禮定樂之餘而終戒之曰遠佞人且申之曰佞人殆誠以佞人不遠卽帝典王謨俱不足救其敗亡也陛下尤宜舉以爲思使心志不爲所蠱惑耳日常有其聽明而九寄耳目司喉舌者亦得以申其是非之公焉一曰思簡閱以足軍實周禮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軍詰禁以糾之簡稽鄉

民以用之使民耳目習於車旗鐘鼓之間而不亂心志安於殺伐斬艾之事而不懼是以猝有盜賊之警則民有所恃以自全而情不至於驚潰今則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德操演視爲故事營壘積於廢弛不知邊疆有急將何以應之夫文以致治武以戡亂兵亦國家所養以爲防亂之資也堯舜之仁逆命者尙有有苗高宗之賢撻伐者不無荆楚是又何可不深思而早爲之計乎以上條例皆國家治平之要矩譬之於木則根本之圖也比之於水亦源泉之裕也陛下誠不以臣言爲迂闊早夜圖維不輟於思則根之茂者實必遂源之遠者流必長朝廷無失德之愆草野懷忠愛之忱所謂聖王有金城者此也否則雖日與臣工粉飾治具潤色太平亦翦綵之華易涸之水已矣臣謹疏

直陳江西廣東事宜疏

劉鶚

臣鶚伏以比歲逆賊嘯聚夥黨併合醜類多方告警焚我蘄黃陷我江州諸路守臣皆棄城而逃遁總營李黼以無援而戰死臣履任之日濬治城池繕修器械召募丁壯分守要害偕諸將士百計捍禦雖事勢窮蹙之日宜爲安疆定國之計者也數年之內強寇稍卻民賴安居十七年荷蒙聖恩授臣廣東廉訪副使聞命之日星夜奔馳度嶺而南修城濠繕甲兵仰仗天威軍士稍集民志得甯十九年遷臣守韶整頓軍旅撫綏地方城郭完固猺獠遁避謹將

江西廣東兩省事宜爲陛下直陳之江西以鄱陽爲襟喉以江州爲輔臂袁臨吉贛當楚粵之要衝撫建廣饒控閩越之關隘至於龍興名爲省會是中應外宜慎簡良帥增設重兵諸郡有警則分兵援之至於各府則修築城池固守隘口團練堵截糧餉旣裕兵氣自奮誠能於九江湖口各增一營備兵捍衛兼置戰船百艘相爲應援則荆揚諸盜不敢窺九江湖口而臂指相應矣建昌信州又於關隘謹以烽堠守以重兵則藩籬固而閩浙一帶不得越境而寇矣若乃廣東五嶺之外號爲四塞由南雄可向荆吳由惠潮可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總廣東一省列郡爲十今分爲三路東則惠潮中則嶺南西則高雷此三者皆

要衝也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爲今之計東路官軍必屯柘林以固要津中路之虎頭門等澳宜嚴防也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窺潮或據爲巢穴重兵鎮衛不可以已西路對日本倭島暹羅諸番變生肘腋是更所當急爲經畫者也臣今日所言者悉地方之要害而國之所患者由邊備之防弛臣竊慮今日之大勢亦岌岌矣自紅巾賊劉福通起兵於汝穎大爲心腹之患焚蘄黃陷江州是不獨江西一省也方國珍聚眾海上屢降屢叛焚掠沿海諸郡又不獨廣東一省也夫李黼之死於徐壽輝孤城無援也泰不華之死於方國珍駐海兵單也趙勝普戰湖口而行省臣星吉

死之張士誠據高郵而知府李齊死之凡若此者既不能
深防曲慮以消禍患於未然又不能選將練卒以圖恢復
於目前夫天下之弊大抵多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州郡
告警而方鎮不以為然也方鎮告警而內部不以為然也
夫國家安危民生休戚大臣不以聞主上不得知其患可
勝言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參督之制覈功賞之實
奮刑威之斷舉一將則眾議必簡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
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格其心
官奉其職由是而芻糧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
嫻斥諜可明號令可信雖八荒之遙六合之廣皆能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若江廣區區之地又何必深長慮哉敢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十一

撫其大端約其形勢惟陛下斷而行之耳

按廣東事宜一段舊志刪節今照本集補入

新增

請旨益師疏

劉鶚

臣劉鶚奏為請旨益師事天下之師有勞而衛者有逸而
樂者其勞逸之不同將謂將之智愚分乎師之強弱異乎
不然何勞者之終於勞而望逸者之憇而不得也勞固可
以勞終而逸獨不可以勞見乎臣聞措社稷於泰山之安
而河海不揚波者必馘其奸首使魑魅之徒蹤消迹滅然
後可以久安長治也上今仁澤博施輕賦薄徭愛惜人才
設參政二十四禦其險要撫於外而佐於內矣臣前職任
翰林修撰受恩汪濊鮮有報効今者洞獠作亂詔守韶地

寢不安枕食不甘味兢兢焉祇爲國家是計民生是念卽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決不敢二三其志以負我皇上優隆之至意於是臣男劉運以經歷而陞掌帥事日練士卒偕將李如璋力戰數月獠賊逃遁思悉平之以杜後患奈環韶皆山林深樹茂泉湧石巖人不能扳援而上馬不能振威而進雖分兵各崖下努力攻之勞勞刁斗擾擾干戈軍困於戰而難以制勝蓋由散兵多而主兵少此崖敵而彼崖之師有難跋峻而救彼崖戰而此崖之師鮮能越川以往臣卽日夜旗鼓夾道虎帳高懸用五火之攻行九地之術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廣漠之區按形據勢急欲奏凱自料兵少將寡功難成也願陛下宥臣當死之罪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十二

念臣汙馬之勞苦耄年之烽壘勅令司戎發江潞之士卒沿省之人馬餉糧按期齎給詔之人民聞之咸曰兵益也將廣也我王撫綏百姓之心切也獠賊雖奸邪狡出奚能當我中夏秉忠抱義濟濟將吏哉行見獠賊勦而民人安將來深宮可以垂裳而理矣蓋臣報國之心誠望援之思急故臣冒死奏請幸切勿以臣言爲謬臣死而不敢忘臣劉鶚草茅微賤罔識忌諱謹奉疏以奏

至正二年三月

明

請冊立皇太子疏

陳伯恭

臣言天下有分得而言之者有分不得而言之者其分得而言之者不言之則爲曠官卽言之而不見納且譴謫隨

之刀鋸加之亦於理無憾而於心可安也至於分所不得而言之者如事關宮廷之大計議係宗社之根本而乃以微末之秩疎逃之交攄其胸臆以諤諤人主之前卽幸而獲聽不幾使分得言而不言者聞之增其素餐之恥乎夫彰人以素餐之失而於己亦復不免越分之愆是人己交病也則又安用此諤諤者爲也然臣反復思焉卒未敢默然以處此者誠以臣之分雖殊於貴戚臣之心初未有彼此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曰工執藝事以諫夫以芻蕘之賤百工之微猶得待詢於上而進規諫况掛名仕籍身佩組綬者乎且孔子稱舜爲大知謂其好問好察而初不言所問者之爲何如人孟子稱禹聞善言則拜而亦不

言所拜者之爲何如人於此知聖量如天無所不容苟能攄其忠款而於國家不無涓埃之益卽未有不欣然而翕受之也夫如是則安得引分避嫌而於心所欲言者不一言之乎臣竊思皇上以濬哲之資妙神武之用而纘承大統於高皇帝雖爲紹述而躬擐甲冑手執旄鉞以除寰宇之蝟塵而清陸海之鯨波則又實具有創造之艱難焉夫小民之家苟得一物而居其可貴卽常念其致之不易務思付託得人保守勿失以不負其生平辛勤之所爲矧夫聖人之大寶曰位乎今皇長子高熾氣鍾五緯德懋三材以嫡則貴以序則長以德則賢是固天所篤生以爲陛下付托之任而使綿玉歷於無窮者也而臣自入仕以來每

見陛下朝夕與朝廷商榷大則敷政甯人之猷小亦補偏救弊之務至於宮廷大計宗社根本之植則概焉未之有及而在朝臣工任諫垣者非無骨鯁之概侍左右者皆負鼎鉉之望而亦未聞數以此聞之於朝夫天下名之所定卽分緣之以成其尊是以先王制禮太子則有太子之車服太子則有太子之儀衛太子則有太子之居處而凡爲皇子者俱不得與之相爲頡頏蓋所以預示之體使之共生其恭肅之氣者也茲青宮之位未正則車服儀衛居處凡皇子皆得與太子同將燕見之間寢食言笑之際並無所警共心志安得不媿褻將之乎况天下釁之所起恆基於上下之間使有包藏不測者窺皇上之意旨未定而疑

別有所向將彼此交構禍生肘腋若戾園之所爲不知此時陛下將何道以善之乎且臣考古胎教之道后娠七月而就萋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大宰持斗而御戶右聲音非禮樂則大師稱不習滋味不正則宰人荷斗而不敢剪調太子生而泣大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十歲出就外傅爲設三公以訓迪而保護之凡所以始終爲之計而禮極其重數備其隆者誠以宮廷大計所係宗社根本所關有不容簡易以出之者也所以臣雖卑賤不敢避越職侵官之議而願効芻蕘百工之忱伏望陛下俯聽臣言降溫旨擇吉見皇長子於天宗冊立爲皇太子因以昭示天下使天下臣民皆有所歸心

而凡不靖之流俱無所生其覬覦然後選在朝之德望兼隆者以爲輔導薰育之於仁義中正之途鎔陶之於詩書禮樂之府開廣之於子史百家之書而凡天文之常變地理之險夷與夫人情之苦樂風俗之淳漓皆得以時進舉焉增其聞見所未逮庶幾真積力久天人交懋龍未飛而德早成虎未變而文已炳斯則四時之玉燭可恃以長調而萬世之金甌亦資以永固者也又何待四皓從遊乃嘆爲羽翼之已成也哉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疏

永樂乙酉年

直言安國疏

鍾同

景泰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該定州署都指揮吳玉奏解敵賊奸細一名李喜孫到道本月二十四日又該真定府新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十五

樂縣奏解敵賊奸細一名荆弼前來發下臣道臣詢知供曰也先使我十餘人打探北京軍馬多少又探臨清買賣黃河深闊約五月黑河等處回話意欲統四十萬眾從居庸等關進入擄掠臨清徑往河南臣詰之曰汝中國人反爲敵人作奸細今擒獲汝必定殺了對曰昔在中國受諸苦楚今在彼處無事打探回去便賞我牛馬婦人南人兩分在彼不思回歸我去年見也先親到各處巡視這裏官員如山西榆次李員外亦在彼處中國虛實無不知之臣聞此言深爲之寒心也而朝廷之臣怡然不以介意昔秦伐趙而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王曰燕雀處堂子母煦煦然竈突炎上燕雀顏不知變而不知禍之將及已也昔者皆

以子順之言爲狂後果燕敗而子順之言驗焉今顏不知變者大臣且然况羣臣乎臣言之不以爲狂必以爲謬且臣不佞亦不愛死以負皇上臣昔居草茅時聞太上皇信讒用佞誅戮忠臣劉球等由是諫臣鉗口遂使乘輿陷於夷狄當時使有數人委身直諫如朱雲之折檻孔道輔之扣環必能止北征之行而無敵人之禍旣而皇上聖德中興誅强梁之馬順旌忠直之劉球晝不安坐夜不安席聲色不御讒佞不聽親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敵賊喪氣俛首而歸彼傾敗之時猶能抗之臣謂陛下有堯舜之仁孝湯武之智勇周文之小心謂足以鞭撻四夷坐致太平奈何敵人甫退瘡痍未復而侈心生矣臣

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首引大易之言曰父子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臣拜手曰是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今日所宜服行也書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又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再拜曰是皆安國之長策圖治之要道今日所當遵守也臣稽之唐虞舜至側微帝堯

授之以天下宗廟饗之百姓安之非有他道也不過孝友之德光於上下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陛下中興邦家未遑深思乎此而乃復喪師棄守之將用懷位固祿之臣虛事無益之費當此之時曾無一人直言極諫者是以人事失於下災異應於上山東河南水旱相仍荆襄江左米價如珠河口累築而不塞敵賊窺伺而不已人民流離災變橫生臣謂中國安則可以制四遠今中國困弊如此况敵賊養勇蓄銳窺我之計百出誠有可憂者耶伏惟陛下鑒先朝之覆轍奮前日之有爲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天倫以厚風俗今上皇尊居南內陛下足迹不及寒暄不問臣願萬幾之暇時加省侍倘厭頻

繁或於朔望一朝旬日一見則君臣之道益敦兄弟之親亦敘矣臣抑嘗聞之父有天下傳之於子理固然矣不幸太子薨逝愚臣悲不自勝然死生有命且死者不可以復生今歷數已在於皇上而天命神器固有定分豈得容私於其間哉茲者敵人出沒災靑薦臻中外洶洶况皇儲未建此天下國家根本而不可忽者也臣聞太上皇曩待陛下於藩府友愛甚至陛下何不推手足骨肉之情以全孝弟之天性疾痛憂樂相爲一體可也矧上皇之子改封沂王兄弟之子猶子也天資重厚亦無過舉伏望陛下擴天地之量揭日月之明效親親之仁渙發綸音擇日齋戒命官行禮布告萬方復立於東宮遴選謇諤之儒臣日侍講

讀以薰陶氣質以緝熙聖學以光祖宗之餘休以紹天下之大統以定人沁之危疑實社稷生靈之福也由是辨邪正以事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費能冗雜之員禁僧道之游手以蠹民擇智勇之賢將以養軍毋徇於貨色毋甘於游戲然後親率羣臣躬禱於郊廟謝過於神人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卽改德宗之下詔罪己延攬英雄講明方畧如此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敵人可徐圖之矣不然則信猶給事中尹名從前特自伏闕陳奏災異之來猶不止此夫今奸細被獲者上天之意垂仁愛以警皇上使能修德以迎迓太平則可以保天命於無窮矣且如昔者命將帥各言方畧經旬踰

時互相推調及柳溥石亨所言之策俱無深遠之思不過一庸人孺子之計耳平時將帥尙且如此敵人之來詎可坐以待困而無策以制之乎此臣所以涕泗交下而爲今妨賢病國者醜之夫禦敵賊之方莫先於用賢才賢才之出何代無之顧用之何如耳昔者韓信出於餓夫樊噲出於屠犬張良出於亡命衛青出於人奴韓范出自書生皆能樹功勳以扶國家據忠赤以靖邊難蓋由上有高祖等能用之下有蕭何等能薦之今陛下雖求賢如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雖曰選將材見所舉者皆膏粱厚祿之人其屈抑在下而抱安國禦戎之策者曾何薦之耶彼厚祿之人無事之時惟事宴安趨媚以保富貴有事之日惴懼失

措尙何能出奇捐軀以報國哉敵人陸梁如此大臣欺誑如此此臣所以撫膺長嘆而恐他日噬臍無及也臣父復昔任翰林院修撰臣又職當言路父子兩世叨蒙國恩今臣研審敵人奸細而有感發於心甯敢緘默不言然臣所言者大綱耳朱熹所謂天下之大本今日之急務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是也苟舍此而他適正猶倒植以求茂也伏乞陛下聽臣芻蕘之言勅六部等衙門各堂上等官暨大小官員羣集於朝務求所以致災之由仁以守之義以制之則邪不得以移佞不得以惑而皇上內斷宸衷果而行之則敵賊不足憂矣災異不足憂矣大學所謂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十九

此之謂也陛下真可以匹休帝王增光祖宗開億萬年之太平端在此也由是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臣豈不知言發而必死苟利社稷死靡悔焉臣愚不識忌諱抑不愛死以負諫職謹題請旨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頃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廷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饑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以舒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

廟堂大臣百僚庶寮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言行臣以疏遠驟進之人恐陷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

庶人工藝猶得匡諫况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則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

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

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黻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

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驚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

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眾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眾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眾賢竝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

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

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超復旣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于其子今或館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

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

在得美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平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

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草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覲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眾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一

疏

二十五

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草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己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聶豹

臣聞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仰惟國家之興百六十餘年矣然而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未裕國用未舒人士乏謙遜之節里巷多攘奪之風盜賊之竊發無時災害之薦臻未已刑雖繁而奸弗戢官不攝而事弗理者伊誰之責哉是皆責在士夫若曰外士夫以求賢才則

賢才何由而得外賢才以正風俗則風俗何由而正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始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去聖既遠學校之政不修人士類以記誦詞章爲學夫紙上陳言之務豈所以尊德性而理身心科舉程式之趨豈所以端本原而明治道方其爲學用心之始既不止於毫釐之差則其中之所行與夫中之所就又奚啻於千里之謬哉天下未嘗無才特被科舉潛驅默奪以去是以不能大有所成此非才之罪也志爲利所分才爲志所奪故耳間亦有一二豪傑之士奮興特立不爲浮詞蔓說所靡然一傳眾咻終不免乎傾排之害而長幼尊卑皆薛居州固愛君無己者

之所深願也故臣竊謂欲正今日之學校以養今日之人才當於科舉學校之中深加敦本尙實之教而教之之法則周禮大司徒之三物乃其準的也孟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臣觀祖宗積德已逾百年以其數則正當禮樂可興之會而陛下聖神文武受命中興二三大臣同心一德以其時考之又爲能興禮樂之時况夫法久弊生虛文誕蔓後生晚輩浮靡成風天下之人皆有祛文存質舍僞反樸之思是又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勢也臣備員臺屬待罪閩陬觀民省方知其蠱壞之極而因察識其弊源之所在是以輒忘踈昧妄以管窺杞慮之所及者綴爲四事以上答陛下求言如渴之意一

曰敦本實以興正學也二曰清寺田以備賑卹也三曰覈官籍以均徭役也四曰考官餘以勵風節也凡此四者擬諸聖學正心之要大臣格心之業然已落在第二義臣顧矻矻以是爲獻者臣伏讀宸翰敬一有箴心箴四箴有訓則所以端本澄源之功體道凝命之學已可上契堯舜精一之傳而二三大臣其所以爲緝熙之助者自當朝夕匪懈一切智能之美文藝之末在所必畧也自是而下今之所當務者臣竊謂四事亦或庶幾焉願陛下垂聽而采擇之臣所謂敦本實以興正學者蓋自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風益微書本愈多而道理愈晦文章愈盛而行實愈衰積至於今弊已極矣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二十七

人倫也昔也明人倫於身心日用之間今顧明人倫於口耳咕嗶之餘五尺童子率能談天道而初學之士操觚論性命皆亶亶千餘言虛僞枝葉之繁未有甚於此時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姑仍其舊而以科舉取士然必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至於諸司職掌貢舉事例又必令有司保舉人才皆由鄉舉里選則其尙實行厭虛文之意已可概見矣至憲宗皇帝則令提學官躬歷各學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於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則其尙實行厭虛文之意又可

見矣臣謂陛下欲嗣續祖宗之遺意釐革時文之積弊遠追堯舜之事功以成中興之治道必須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法而立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物之外又教以經義爲四物焉一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於平天下凡天下國子府州縣之學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齋爲上等之中又分爲上上上中二等經義齋爲中等之中又分爲中中中下二等蓋行實之齋無下等行實不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齋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不得以入學也夫教以四物別以二齋則其重本抑末之教已有端緒而學校

之綱正矣乃令各學正官於行實齋立上上上中二樣簿考以四物其六德六行六藝俱優經義又能通曉者爲行實齋之上上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上等簿而填註其行實於其名之下然人才難得不必其德行道藝之俱全也其次六德六行六藝之中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於經義稍劣者又或六德六行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於經義頗通於六藝稍短者爲行實齋之上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中等簿而填註其實於其名之下蓋行實齋以德行道藝爲重雖兼經義而不甚重乎經義也然所以必兼乎經義者以有德者必有言也經義之齋亦立中中中下二樣簿能通曉一經公私能無過犯者爲經義齋之中中中等則大

書其名於中中等簿填註其無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又或能通曉一經中懷狡詐而外加修飾行止弗端而未甚敗露者爲經義齋之中下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下等簿填註其有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蓋經義齋雖以明經爲業而亦必兼乎德行也然亦必兼乎德行者誠懼其有言未必有德也每月各學二教等官分考所知填註於四等簿則以申於學之掌教官諸掌教官又兼考之填註於四等簿類申於若府若州若縣諸提調官國子大學則以申於禮部而奏之於天子以備試問選用諸府州縣提調官則以本學教官所考爲本等脚色又參詢而兼考之每季以四等簿申於提學官提學官每歲躬歷各學集府州等縣

提調官及教官與諸生員而面考之先考德行道義後考經義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矣初考有善後卒棄其善者卽同於無善而名當降初考有過後卒能改過者卽同於無過而名當升以是課策循序而升俱限提學官到任三年之內類造各學四等簿爲冊呈於巡按巡按稽質而精覈之呈於禮部而其考之之法只用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十八字爲則有一德者則以一德書有一行者則以一行書有一藝者則以一藝書有德行與藝之二三四者亦以漸而實書之不必別作考語以混名實然後係以通某經於所書之下苟有德行克備道藝兼高有司固當卽日論薦而朝廷

亦宜厚禮延聘以登用之其次亦必升入行實齋者方許補糧每年歲貢不必復論其食糧之淺深入學之先後惟取其行藝之優者充之三年大比取士應試約以三分爲率如取九十人進場行實齋取六十經義齋則只取三十焉行實齋爲先經義齋爲後先後之序不得以私亂也若經義齋之中下等者德行道藝旣無足稱經義雖優才華雖富斷然不與進場且於學中教養三年不堪升進則是見善終於不遷有過終於不改便當斥退爲民方今見行事例每遇鄉試之年選命京朝官爲總考臣謂當於總考官員差往各省之時禮部將各省提學官所申四等簿別抄一本印封完固限三場畢揭曉前一日方許會同同考

試官及監臨監試提調等官當面開拆然後以取中硃卷對查本生墨卷名字腳色又以墨卷對同禮部四等簿上名字腳色亦以三分爲率如取中試舉人九十名則自第一名至第三十名必行實齋上上等者居之自第三十一名至第六十名必行實齋之上中等者居之自第六十一名至第九十名方許經義齋中中等者居之總考官與同考官監臨監試提調等官敢以私意易其常序者皆以受私法論先是生員送納三場試卷與中式小錄揭曉榜文皆須各寫某府州縣某齋生員於其名之下以爲識別禮部會試所取進士所列等亦如鄉試必先行實而後經義行實齋得三之二而經義齋得三之一焉吏部選官亦取

禮部簿上腳色以爲高下不在行實齋出身者在內不得爲翰林等官在外不得爲方面府州縣等正官待其德行日新政績日異然後以次陞進可也他日大學之師與提學官及掌教天下之學之官必皆於行實齋乎取之凡此內外等官考滿考績俱要填寫何齋出身字樣以憑查考其在行實齋出身者後果忠義顯著政績卓異不惟當賞其人而兼以是爲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功亦論輕重而加實焉後有學荒行虧蹤跡敗露者則不惟當罰其人而兼以是爲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罪亦論輕重而行罰焉臣謂旣以德行道義教養之又以行實材學升進而選用之而又以是考察之則天下之士皆知行檢之當勵虛詞

之不足貴忠孝材德之士豈無卓然出於其間者哉若謂置四等簿考驗士行以今日之儒師考今日之生員適足以行其好惡奔競之私而反開巧僞飾詐之門者則非矣方今掌教訓導官員多是舉人歲貢老生學術粗淺日暮途窮固有枉是非之公圖爲錙銖之利者矣使儒師得人又何人才難知之患哉臣謂凡府學教授必皆選好進士爲之州學學正縣學教諭亦必擇乙榜舉人之有學識器局者爲之重其祿以養其廉優其禮以高其節將見自重則公不私則明知弟子者莫若師描神寫真積之歲月肺肝畢露矣尙何人才難知之患哉至於府州縣之考生員果能精察亦自難違憑學中所考腳色爲之本根審同異

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每歲春冬二季鄉飲酒可以詢諸耆老者老無隱情也又有合屬里老諸人里老諸人亦可詢也孝弟著於家庭譽望隆於鄉曲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世未之有也提學官又總而察之本學教官曰某賢也通學生員又曰某賢也府州縣提調等官又皆曰某賢也則其人始終之必爲君子也無疑矣拔十得五固未敢望但得一二於十者之中亦足以爲聖世無窮之助矣臣伏見憲宗皇帝朝江西聘吳汝弼廣東聘陳獻章二人雖皆不仕未究於用然至今南方之士猶有一二知本領之學者二子有力焉然則賢才之有益於國固不專在於多而賢才所以爲國家重者又豈專在

於文哉今幸見行事例創興社學蒙以養正則異日二齋得人自當不少陛下試擇臣言以四物之教二齋之設四等簿之立自下而上考校之法乞揮宸翰作爲學箴頒降天下之學刻爲碑文豎於明倫堂庭中如今府州縣官箴之制與太祖皇帝立臥碑於明倫堂之左前飭後申輝光相映使學官學徒知所向方提調提學等官守若畫一數年之後士風民俗亦或可望其少變也若所謂清寺田以備賑卹者臣考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宋儒楊時爲瀏陽日使行旅之疾苦饑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是皆前代已試之法也臣謹按福建一省總官民田糧計八十四萬九千有奇

內寺觀田糧已計有十二萬八千有奇夫僧道在四民之中百分未有其一而僧道所得產業十分乃有其二井地不均異端昌熾可以永歎而遐思者臣固未易卒言也特以僧道既有是田之多則其斯倉斯箱飽滿充盈富不期驕佚則生淫飲食男女之欲多出乎天理人情之外褻瀆僭侈不可名言又乃結交官府爲敗露之先圖私買田宅爲還俗之退計以致前日所積懸罄一空一遇官府追徵均徭上役便爾舉手無措則其勢不得不求假於士夫豪富之家矣士夫豪富之家乘其有急要其必從必欲本少利多方借與銀應辦爲僧道者利害切身田非已有只要眼前醫瘡何顧心頭剜肉典糶動逾十年奚啻五月糶穀

是以所糶田土永不可贖齋糧乏絕喪狗無歸其勢又不得不投託士夫之家以爲棲身免難之計而士夫之嗜利無恥者貪其厚利認爲門僧或喝之以威力或誘之以小利或驅之以智術或陷之以酒醢凡僧道田租一概包收殆盡甚者貪饕不息絕無良心只要收穀入家任彼糧差負累而爲僧道者命不可堪則又裹茶齋約而望他士宦之門以爲已歸矣夫僧道今日之去故卽新勢非得已而士夫前日之典糶久慣者豈肯如斯而已乎故或稱舊數未完或授他僧投獻而勢在必爭其新糶者則謂見今常住僧道在吾掌握把持而勢必不讓遂至攘臂聚兗成羣打奪告訐紛紛連年不息中間爭訟費耗又皆坐還僧道

一應糧差依然坐累是以在福建巡按監司府州縣等衙門爲僧道田租一事詞訟文卷如毛如山敝精竭神不能撲遏而救民之善政理財之善方爲是分奪虧損多矣而士夫家亦往往坐茲失其和氣夫不能明吾儒之大道以變異端乃因異端之小利而壞吾儒之家法豈不可爲痛哭流涕也哉臣謹按景泰三年事例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爲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又按成化六年事例令福建僧寺及有寺無僧田土每寺除徵及百畝以下其多餘田地給與無田小民領種臣謂二聖茲法至精至當可以決行而無疑永行而無弊者也然至今不行者竊恐當時言事之臣徒忿寺觀之積弊一時用計之

未詳是以僧道有所藉口假託權倖膚受翻訴復有所謂士夫之嗜利者立乎其間爲之擺布是以法泥不行流弊至今間有一二名雖撥與小民佃種實則俱爲大家所得臣謂宜通查天下寺觀糧米百畝以上者俱依成化年間事例每寺觀給田百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糧米百畝以下者俱依景泰年間事例給田六十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其小寺觀糧米不滿六十畝者俱各併歸大寺觀除住持僧道給田百畝外餘僧道查果有真度牒者每名仍給田二十畝與爲齋糧其餘田地俱入於官每田百畝責令排年里老結報佃戶一人或寺觀原管下甲首丁力相應者承種之該納

田租斛秤等項俱照僧道前收租穀事例不得有所增損其該收租穀儲於官之別倉該年秋糧驛傳八分料糧與夫十年里役均徭等項費用皆於是乎取給其所餘者再不許別項支用專備賑濟仍令司府縣管糧官督理之前後收支存留數目務要每年終申呈巡按衙門以憑查考以防侵欺至於重造黃冊之時其在寺觀僧道所管所謂百畝二十畝者俱以本寺觀僧道立戶曰一某寺僧某某觀道某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僧道所辦一應糧差只是照其所收田產外此外糧差皆與無預其在官所收田糧則另立社莊爲戶以備過割不得復以僧道爲名曰一某社莊收某寺觀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夫寺觀田米旣除

糧差公用必省因其害而除之以息爭因其利而導之以足國量其所入計其所出截長補短有剩無欠而預備倉所積一年之間可得粟數萬石積之數年八閩之荒可有備矣不猶愈於詞訟贓罰銖積寸累必窮無知犯法小民之膏鈞金束矢刀圭之利而後可得者耶愚臣於此亦計之詳矣且象有齒以焚其身松以瘦而完其性僧道田糧浩大亦豈僧道之福哉糧多則賦役重而應辦煩寺大則聲實浮而責望深財豐則滯佚生而殃咎至利厚則睥睨眾而攘奪興四者之害出入交攻僧道不學無術又將何以支持應接長享其利而保無一虞哉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臣嘗謂此輩無君無親不近人類延蔓天下勢旣不可

盡除則亦但當使之不飢不寒修齋誦經祈晴禱雨掃地焚香以祝聖壽不當使之過於富原以長其奸淫侈僻之心出入官府以混吾四民冠履之類而況此輩皆是里巷下品廝養凡流一旦度爲僧道黃冠緇衣卽得良田百畝與二十畝不勞力而衣食足不勞心而居處安卽今學校之士窮年皓首或者曾無立錫之地而歎一飽之無時無田小民終歲勤動或不免轉死於溝壑三軍之士出其死力月糧不過八斗則所謂僧道者果何功何德坐享安佚飽煖之利心猶未足必欲假託翻訴營營苦苦以求多耶伏願聖明裁之一則可以養僧道清浮無爲之規二則可以免官府逋負追催之擾三則可以熄士夫爭奪之風四

則可以供國家賑恤之用今者饑饉薦臻國用不足陛下宵旰亦嘗以是爲慮矣何乃以有用之穀粟爲僧道淫慾之資以裕民之厚利爲豪勢爭奪之門哉若所謂覈官籍以均徭役者臣謹按見行優免事例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爲差載在令典不啻詳矣臣切見今日士夫一登進士或以舉人選授一官便以官戶自鳴原無產米在戶者則以無可優免爲恨乃聽所親厚推收詭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於百石原有產米在戶者後且收添又於同姓兄弟先已別籍異居者亦各併收入戶以圖全戶優免或受其請託以市恩或取其津貼以罔

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橐充盈多置田產寄莊別縣仍以官名立戶中亦多受詭寄勢焰者官府固已聞風免差勢退者亦能多方攀援以圖全完或一年之內而免數戶或十年之內而免數年殊不知在縣丁米只有此數官戶丁米不差民戶料差必重夫王者之政在於養民朝廷優恤士夫以爲民也顧乃憑藉朝廷優免之原恩陰食吾民之膏髓是誠何心哉由是民不堪命逃亡凍餒之災日痼日甚而官府剝膚椎髓之禍日酷日深石壕叫呼無時或息而士夫之家與夫巧爲詭寄之人方且欣欣自慶以爲其計之得不知民愁怨生上干和氣而水旱螽蟻之災未必不由此致也故詭寄之令非不嚴也以之寄於士夫則蹤跡

益祕而不可復查矣府縣精明之官非不多也以其分在士夫則亦姑從隱忍而不復究治矣臣伏讀諸司職掌國初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凡有司保舉人材到京仍取本戶丁糧數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供役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發送部選用臣欲微倣此意凡進士登第之初乙榜舉人受官之如所書籍貫之下俱要實報本戶在官男子幾丁官民米幾石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官府編排徭役不拘丁米多寡只照戶部所降數目照例優免其不在戶部所降者戶上丁米一切編排官府私作人情及士夫受寄田糧俱以賍論及其入官俸祿果有餘資增置田業收莊入戶內官則當六年考滿之時外

官則當三年考績九年考滿之時俱要各報本戶增收糧米多寡卽以填註於考滿考績本等腳色之下其無所增者則註曰本戶糧米無所增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州若縣以爲優免之則不由戶部所降者亦不得免私免者論罪如前若然則由前所報者必不敢多張虛數與本戶丁米全相互異由後所報者必不敢受人詭寄圖錙銖之利以易終身貪污之名矣是不惟可以禁詭寄均徭役而受民以一分之惠亦可因是察廉貪識賢否而勵士夫以廉靜無求之節者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是亦一道也惟聖明裁之若所謂考官餘以勵風節者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

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夫窮則無正心誠意之學達則無體國子民之心富貴利達之願乃其本根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覈之規固亦碩鼠畏人虎豹惜斑修飾忍耐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於清要之路者矣其或覆蓋不周肺肝敗露者固無所逃乎考覈之公而自投於寬閑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罔爲託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恬退之實而爲是者矣然欲盜恬退之美名爲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張爲作家之巧圖者其間蓋亦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故邱貪饕狼藉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己害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

如路人凌奪鄉里遣子弟爲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爲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爲何哉是以益肆猖狂無所忌憚故里諺有曰甯可隣居人賣菜不可隣居人做官彼蓋不勝其蠶食羝觸之患而爲是欲與俱亾之言也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畧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竝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於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於吏部兼舉而總察

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則卽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邱園之賁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已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旣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始終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獲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士風之一快哉惟聖明裁之夫祖宗法度精密正當初無可議

但行之既久良法美意漸失其真飾法虛文日趨於弊以故正學不興異端淫侈徭役弗均風節虛徐蠟興師亂不可勝陳故臣取其關係之所當先者言之蓋敦本實所以正心以立王化之本清寺田所以閑邪以衛王道之原覈官籍所以厚邦本而培植之於中考宦餘所以正士風而維持之於後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爲本或者乃謂方今科舉得人亦不爲少何必更爲敦本尙實之教而後可以得異才以成治哉臣竊以爲古之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也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也今之所謂才者曰記誦詞章也曰意見談說也古人致君事業曰巍巍蕩蕩也熙熙皞皞也今之事君者亦曰期會簿書智力把持而

已耳其與古人致治之本創治之功規模器局力量才識相去何啻天壤之不相爲侔耶故宋大儒程頤與其兄顥皆厭棄舉業而從事於聖賢之學張載亦曰孰若少置意科舉相與從事於堯舜之域朱熹亦曰後世學校雖存而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以入聖賢之域者往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尙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使四子皆愚人也則可四子若皆有明德新民之學甯不可爲究心哉是舉業移人不足以養真才古今通患也臣由科舉出身歷官御史忝在士夫之列今日所言乃欲少變科舉

之文以從德行之實而又歸罪於士夫是豈訶佛罵祖操戈入室者之所爲哉臣少不知學長亦同流入仕以來徒爲利祿所驅作縣有愧於循良立朝實慚於風紀始知上負天子下負斯民者皆臣等不學之故也故冒昧爲陛下陳之

陳言時務疏

宋儀望

近該戶部爲查催錢糧奉聖旨祖宗定制各鎮兵馬自足本鎮防禦近年兵不訓練不堪戰守任事之臣惟欲圖免己責一遇有警輒請調發客兵應援以致錢糧浩費數倍於昔戶部屢稱匱乏將來何以能繼調兵不已雖歲歲加賦亦難充給三十二年各鎮調兵并新增數目應否減免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四十一

又合用錢糧戶兵二部會官從長集議來說務要經久可行不許含糊畏避有誤軍國大計欽此續該本部題爲懇乞天恩少寬民力以固邦本事奉聖旨著照前旨會同九卿科道一併計議來說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講求禦敵長策等事奉聖旨宣大兩鎮新增遊兵四枝還照前旨會議來說欽此臣反覆籌思以爲國家兩年以來計邊事者無慮數十輩然皆未有竭智盡慮近事切情如我皇上今日所云臣竊謂議國家大計必使文武大臣同心協謀共濟時艱以舒皇上西顧之憂況今日事勢莫有大於兵馬錢糧二者今議者皆言歲歲調兵糜費糧餉甚非長計至於挑兵養馬尤爲不便該部屢經題覆而我皇上洞見時弊

形之明諭亦既詳悉矣臣切思戶兵二部雖有兵馬錢糧之責而事權所在則大將軍仇鸞實身任之若今日會議不使同心協謀務以忠利國家爲事臣恐機會易失事功難就至有大將所主該部所議大將或未盡然議論日多成功益少甚非所以集眾思利國家也今內而京營外而邊方屢經諸臣建議與該部題奉明旨責成內外大臣亟爲修舉然馴至於今未聞稍加整頓頗異於昔虛費廩餉數倍往日豈諸臣建白顧無足采良以奉行者不謹而視明旨爲故事也臣願陛下勅大將軍仇鸞暫赴闕廷仍與該部遵照明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亟加詳議共以體國爲心若議論既定事權不紊伏乞皇上斷而行之使各任

事之臣不得復相阻撓致誤大計况今防秋已急邊報日聞若文武大臣不能協恭體國致有異同臣以爲莫若容令本部與大將各陳所見根極時弊公同臣等科道官條列上請伏望皇上大賜睿斷以定安攘至計若復空持議論互相規避將來之咎誰則任之此臣所以夙夜遑遑不能不仰煩聖慮也臣又聞帝王之兵動出萬全今春敵騎潛往內地邊臣一時驚恐傳報陛下申命大將出屯邊境期以殄滅強敵甚盛舉也今大將軍身握重權偃然臨邊卽強敵且聞之矣各鎮調兵久集大同日費糧餉不可勝計臣向覩聖諭欲令深入大挫必戰無守臣知陛下亦慮師久則費不宜坐困致廩宵旰之憂但臣聞強敵入寇必

秋高馬肥乃能馳騁今敵眾大營已聞遠遁雖時有小警邊方諸將如陳時歐陽安等亦足截殺卽欲遵照明諭窮追深入大挫其勢使遠邇震怖則大將軍又不敢以爲任往歲客兵自六月以後方行調遣今入春以來客兵四集傳曰興兵十萬日費千金今未見其形而動眾費財若此是自困之術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敵眾未動日勤客兵以爲策應彼安得不聲東擊西坐罷我眾此自攻之計也但今防秋在邇客兵旣集難輕掣回惟在安養休息坐觀形勢以備防禦昨聞我軍輕入敵營損折軍士五百餘人統軍頭目已被殺死故臣謂大將不宜久留邊地非惟虛費錢糧亦且自損威

重伏望皇上容令暫回速與諸臣亟爲籌議早定大計謀畫旣定責成旣專仍聽大將速臨邊境專備宣大以固藩籬如以京師根本重地大將不宜輕出則當專督營兵以備防禦其宣大事權查照近奉明旨專以責之總督鎮巡不宜彼此遙制輕調邊兵使他日失事之人得以互相推委又照京營之兵連召募勇士殆十四萬有奇歲費糧餉一百七十餘萬石除護衛巡捕等役汰其老弱拔其壯健計可得六七萬人果能分布將領申明軍法則此六七萬者豈無精兵數千人乎乃臣昨覩鸞奏云京營兵馬脆弱欲復挑選三關通事家丁共一千名春夏出塞秋冬入援專備遇警衝鋒破敵之用臣切謂宣大京師藩籬宣大安

則京師自安近該鎮巡等官深以挑兵不便爲言若復挑其精銳三千餘人則三關之兵愈見單弱萬一宣大不守敵騎長驅則彼所謂千人者果足以衝鋒破敵乎大將備邊秋冬爲要鸞所云春夏出塞必我師深入搗其巢穴燒其積聚以大挫折之今勢旣不能矣乃欲挑取邊兵秋冬入內恐藩籬一撤宣大失守又誰執其咎乎恐亦非計之完也鸞又奏言通事家丁雖稱慣經戰陣卒多遊手好閒不肯用心餵馬合 每名給馬二匹仍給軍士二名代爲養馬臣又竊謂家丁旣稱精銳若遊手好閒必撥軍士與之養馬萬一各鎮調兵互相效尤臣恐軍法不行於下而驕恣之漸由是起矣如是而欲驅之赴湯火蹈矢石不亦難乎昔孫武申軍法雖婦人可使卽戰田單厲氣循城而敵人卽下伏乞皇上切責大將務振軍威大展謀猷以報今日知遇之恩若進不能大挫敵勢退不能整率軍旅臣竊爲鸞不取也

陳言備倭以圖久安疏

郭汝霖

臣惟善禦敵者必端其本善圖事者必乘其時邇年邊海無賴勾引倭賊行劫內地流毒之慘有不忍言賴我皇上憫惻地方遣將調兵宵旰靡息而一念之誠上通元造是以神機默運賊徒授首恢攘之烈直與文武一怒而安天下者同甚大幸也顧倭類頗繁而思患預防以建久安之業者實在於此臣恐地方當事諸臣狃於目前之安不爲

善後之計苟且因循坐失機會良可太息臣是以切言之何也向地方之所用以集事者調兵也而調兵不可以久熟觀此賊每秋冬則捆載而歸遇春夏則乘風而至而我兵恆在數千里外文移往來動經數月及兵之至而賊已出洋矣賊散則我兵不能以久留亦必散遣而歸及我兵抵家而賊又踵門矣是在賊常逸在我常勞而路途之騷擾糧食之糜費又不論焉非所以爲久遠計也臣爲往者地方有事卽欲立經常之計而有所不及今幸蕩平之餘正可有爲之會乞勅督撫諸臣務殫心力展布區畫使地方之勢自足以爲捍禦之常卽有卒然之警不倚藉於調兵之遠則地方幸甚宗社幸甚臣待罪言官日夜思維偶

有一得之愚乞爲陛下條陳之其一曰議海防臣惟倭賊之來必由於海而我兵之所以扼之者亦莫便於海祖宗之時所設海船輒踰數百蓋倭賊獷狎使得登陸則其銳不可當而我兵又圖生之心多故賊一鼓刀我兵常不戰而潰惟扼之於海則我兵旣無可逃莫不進而死敵而矍矍火炬又足以逞其焚擊之雄此中國之長技也近俞大猷頗知海戰之利害昨其所議海舟務六七百雖若浩大而難辦然所以圖一勞永逸者實在於此該部覆議亦謂其可行但不定計其修造之費之所出而委之當事地方雖曰隨時斟酌之宜而文移往來亦復數月其何以責之必行也臣聞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乞勅督撫諸臣

毅然必行及時修造而其修造之費或量借二方餘鹽之銀或查取有司罰贖之類或於近洋郡縣審其財力之相應者畧與措置而閩廣二省亦屬沿海賊未擾亂物力頗舒或移文於彼查其存銀之無礙者畧與借支使各修造數十道以爲巡哨之兵似亦不難如此庶乎海防可以畢備而賊之來路塞矣此上策也不可不決而行之其二曰議兵衛臣惟祖宗沿海諸郡具設衛所聯絡之勢自登萊以至閩廣何其密也承平日久海無兵革故兵伍消耗而巡海之臣視爲故常漫不料理一旦有急莫可支吾臣請查覆舊制審其要害之所立數閩府設以總兵參將各守禦之卑弱者移合於此而兵伍之消耗又廣爲招募使無

賴之徒旣得以食於軍而不逃之海外以生事而我軍處處充實又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議者疑移置守禦或失之疎而不知彼賊常聚而來我兵常散而守力不足以相抗惟合而一之使之畫地而守苟有賊入其境參將卽提大軍馳赴兵勢自足以相當而閒服之日又更迭出海以爲巡哨之舉如此賊復能來未之有也其三曰議選將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之材最難而求之亦難今武弁皆自廕襲苟安豢養原無遠志而武舉方畧又不足以見實才惟臨事而措之用其智謀勇力可以卓然表見昔宗澤在軍中用岳飛授以五百騎遂收汜水之捷卽陞爲統制有以也今督撫諸臣皆當重任用人之際妍媸在其目予奪在

其手可否在其衷然數年矣未聞能超資格薦一名將以爲國立功豈世無其人與將事冗而力不暇與抑制有所限而未能與臣不能無惑也臣乞明詔諸臣極力搜羅廣爲薦拔或隱於草澤或奮於行伍或已任而退閒或未仕而向用凡臨事之際果有卓異之才卽超資格而任之又如水戰而慣習者多方采取使之皆備任使如此則鷹揚干城之責庶幾其有人矣其四曰議練兵臣惟兵以禦敵自有事以來孰不言兵之當練也而至今未聞地方有一兵之强者果兵之不可練與臣是以知其有練之之名而無其實也臣嘗見州縣之練兵矣或聚數百人或聚數千入較之於一日之內比舞幾槍共發幾矢卽以爲操練甚者惟點名走陣而已如此而練雖終歲而不見其可用也雖千萬人而未見其能強也臣乞勅諭諸臣擬爲定式每十人爲一小隊五十人爲一大隊各隊立一教師務求實用使之如家人父子之相爲應及至官府操演則輪班而往著實比較以行賞罰如此庶幾練非虛務而精強者在伍矣昔唐李抱貞勤於簡練而澤潞步兵遂爲諸道最一二萬人而已兵豈在於多乎哉其五曰議器械臣惟器械所以應用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自有事以來孰不言器械之當利矣而聞之人言尙有荷朽鉞以履陣持竹竿以膺城者如此而不爲浪戰乎不爲兒戲乎臣不知地方諸臣數年之所幹者何事也臣乞明詔諸臣精修實舉刀

鎗之類務定其程式輕重觔兩各爲之較定而強弓毒弩又所易備卽如野戰士卒刀劍或爲力難至賊之攻城則我軍乘憑弓弩尤易以施務令郡縣招募廣西之人熟習藥箭之法如此則器械精明之餘自有不威之威矣其六曰廣招募臣惟承平旣久兵籍消耗一旦復之似有所難且招募之財又無從出辦此議者之所慮也臣以爲天下之事畏其難而不爲將遂歸於廢弛而不振其要亦存乎良有司而已乞勅督撫兵備諸臣嚴爲查覆之舉有不足者下之郡縣有司曲爲處補量其里分財力之何如或使之一里而募一人或使之數里而募一人吾誠無所擾於民而但使之出力以爲保障地方擁衛身家之計彼亦知

上之所以勞我者非以厲我也所謂以佚道使民又何怨乎其七曰議專任臣惟官兵者武官之所統理也民兵者有司之所統理也業必有所專而後可以責其成國家設官之意知府則統一府之事而錢糧屬之通判詞訟則有推官同知者以理軍爲職者也知縣則統一縣之事而錢糧屬之縣丞詞訟分之守領主簿者以巡捕爲職者也今地方練習民兵之舉一一責之知府知縣則日有所不暇力有所不能臣愚以爲在府者莫若事責之同知在縣者莫若專責之主簿使之一心一力以辦此事而器械之屬咸使之精緻其能在上者時稽其勤惰至其考績亦以此爲之殿最如此彼得以專心致志將來民兵必可以守夫

官軍既足以戰民兵又足以守卽有且夕之急又豈藉於調兵者哉其八曰議號令臣惟號令所以肅三軍三軍之進退實係於一將之號令號令不嚴孰肯效死以決敵今制雖有將官以統士卒而將多不得以自由此士卒所以畏敵而不畏主將也至於敗北而又專責之將領是將領之一手足以禦敵而士卒又何苦而不奔北以圖生臣乞明詔諸臣務申勅法例但爲將者其所轄之軍俱得以自由生殺進退惟其所馭惟以克敵爲功不以全軍爲禁夫然後有敗北乃專責之將領卽將亦無得而辭矣昔人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使飛不得以專其軍嚴其號令誰爲之確守而不渝者哉其九曰議團結臣惟官兵以俟戰民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四十九

兵以守城至於鄉落之民又宜訓之以團結之法昔人謂民不可使之好戰亦不可使之忘戰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忘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臣嘗觀秦之民卽周豐鎬忠厚之民也孝公欲併山東諸侯而用商鞅之法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一變遂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今浙直之民承平既久其風習尙浮華而多柔脆臣謂是在有司者倡其勇敢作其銳氣至賊之來士民果有能捕賊首者重加旌賞甚者卽擢用之而民間又相爲什伍父子兄弟朝夕習講攻戰之法庶幾教訓之餘勇捍之氣自生卽賊之至豈能肆其猖獗者哉其十曰議糧餉臣惟師行糧從苟海防立而糧或不足亦安能使之士飽而歌而效

捍禦之力今浙直財賦半天下軍國之需多仰給於此而留都之根本瓜揚之咽喉又相密邇焉今此隙既開難保其後之必不來而無以爲之處臣恐其食之不能恆足也乞明詔督撫諸臣重加經畧立爲定賦務使出海巡哨者資糧綽然有餘夫然後戰守之功可以責成矣凡此數者皆所以爲區畫地方之計必地方之事立而後可無藉於調兵必無藉於調兵而後地方可以久安而長治臣故以爲禦倭者此其本也臣又惟人情處患難則警惕之心生遇平甯則晏安之氣勝今部臣趙文華既有成命歸朝而胡宗憲阮鶚張景賢諸臣荷藉天工與有成績而受茲簡用專制一方正當罄竭展布以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若因循苟且狃於目前之安而不爲善後之計僥倖其身之可以無事而去而以難遺之後人非所謂以身任事而爲國家終始之慮者矣臣乞陛下務激勵責成之使爲地方久安長治之圖臣已上所陳雖若獻言者之常談而今日經理之道實不出此伏乞發下該部酌其可否果有一言足用賜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乞諡疏

鍾越

爲陳情乞恩賜諡入祀事臣原籍江西吉安永豐縣人係已故追封大理寺左寺丞鍾同次子臣父由進士出身貴州道監察御史景泰五年時朝政弊危乃建言復立東宮以正大本而振綱常語犯逆鱗拿送錦衣衛打問箠楚連

日本衛具題委的鍾同不合狂妄首先建言要得復立皇儲乃倡率章綸相繼陳事著牢固監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曹敬傳奉聖旨鍾同著實打一百籐棍二十五日在監氣絕身故身攣桎梏血巖模糊淺淹獄中黃壤當棺妻子不得哀臨室空實若懸罄人皆謂父作狂獄不祀之鬼自是逾年又半恭遇英宗睿皇帝復正大寶舉顯遂忠良之典以臣父當綱紀傾頽之際不避艱險抗疏復立儲君人倫之大天下之本得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欽奉聖旨鍾同忠義可嘉追封爲大理寺左寺丞給與誥命著伊長子做監生照例出身欽此欽遵外成化十九年母羅氏因臣長兄休官具本乞臣重復入監讀書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五十一

以圖補報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本部復奉聖旨鍾同死於忠義伊妻子當加憫恤羅氏著有司月給食米一石鍾越與做通政司知事此誠天地再造之洪恩培植生成之大德也臣舉家粉骨萬死莫補臣今竊念父爲國受刑死於非命比之棄填溝壑者無異痛貫心骨情苦萬狀臣兄前以陳情乞收骸骨荷蒙先帝俞允給賜棺衾驛舟歸葬鄉土迨封已加彼時未曾請諡况臣本府舊有忠節祠一區賜祀宋相諡文忠歐陽修周必大諡文節楊萬里諡忠簡胡銓諡忠烈文天祥通判諡忠襄楊邦乂國朝翰林侍講諡忠愍劉球國子監祭酒諡忠文李時勉洪維皇上以忠節風勵乎天下俯矜臣父曾効微勞照依劉球李時勉

事例賜諡得以厠祀本府忠節祠則臣父瞑目於地下而臣一家死生俱感恩光於無窮也臣罪莫逃伏望皇上霽天日之光垂仁采納斷自宸衷臣不勝戰懼之至謹奏聞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該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在部參照鍾越奏稱伊父鍾同先任御史景泰五年建言復立東宮語犯逆鱗拏送錦衣衛打問箠楚在監身故蒙恩追封大理寺左寺丞彼時未及請諡乞比照翰林院侍講諡忠愍劉球國子祭酒諡忠文李時勉事例賜諡得以厠祀本府忠節祠一節臣等看得鍾同先年抗疏直言復立東宮不避時諱監禁箠死委的情可矜憫故

朝廷優卹其妻錄用其子軫念亦至今伊男鍾越又奏乞將故艾鍾同照例賜諡入祀緣鍾同所言實扶綱常有關世教然褒獎忠義恩出於上及奉欽依著該部議奏事理未敢擅便定奪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太子少保本部尙書周洪謨等於奉天門題本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鍾同准與他諡欽遵案行翰林院會議本年八月初三日依內閣遞出奉內揭帖賜追封大理寺左寺丞鍾同諡恭愍 諡法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狂毅不回謂之愍亦曰悲痛慘酷之謂愍

請宥泉州等脅從一案疏

陳 蕙

臣以愚陋被蒙國恩官於禁近茲以福建巡按御史滕守

恭奏稱泉州等府叛逆一案事復恭荷大命得假節鉞協同勦除臣陛辭戒途後日夜祇懼恆恐泣事不敏大負皇上委任至意以故將屆閩省卽微服潛行偕二三童僕抵其隣境日混跡於山農野老中假事端相與劇談者閱旬餘乘間詢以逆犯倡亂事僉云犯李爲光周希望等原係良家子近因泉州等府頻年水旱疾疫民之死於道路者積屍遍野而里之擁厚貲多蓄積者不惟於任卹之誼莫崇古處甚且有負其銀錢求升斗之分給而無由者是以李爲光等心抱不平互相詈罵發爲強糴之議饑民遂從而交贊之不五六月聚眾至三四千人分爲十夥向富豪家買糴稻子不與卽破其倉廩名出囊橐攜取之有餘則

以與鄉曲之老稚不能行者今事發已各鳥獸散矣臣旣廉得其實遂牒於軍府刻期抵任發兵捕拿而李爲光等見捕兵至卽隨同詣獄其餘脅從幾三千餘人亦甘心伏法引領待命臣與巡按滕守恭鞫訊原由俱與前臣所廉得者無異臣因低徊久之竊思民以食爲天旣困於歲地方官復不知奏聞設法賑濟則一室相對四顧茫茫父母妻孥固各預辦一死以輾轉溝壑耳忽有人焉抒其公忿冀分富者之餘以苟延旦夕因激而相附謂甯死於法猶不至死於饑之苦斯亦情之有可矜而法之尙可原者也臣查往者畿內蝗皇上遣侍郎魏驥問民疾苦召其受害者給以米穀淮徐饑撫臣王竣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

亦不之罪且稱爲好御史去年晦夜空中有聲內閣學士李賢奏曰上不恤下厥有鼓妖惟便民可以弭災皇上軫恤元元無時休暇而在朝臣工亦各以皇上之心爲心期遺民以飽養之樂今泉州等府頻年不秋死者互相枕藉遂使李爲光等一爲之呼而蟻聚得數千人此雖民之咎究亦不得盡歸之民也臣謹按其魁首李爲光等三人置之法其餘脅從三千餘人願皇上宏天地好生之德施以再造之恩概從寬典遣還故籍令其自新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計安地方疏

鄒濂

題爲江右賊勢愈熾懇乞聖明申勅總督重臣督兵速勦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五十四

敬陳末議計安地方事臣惟江西一省界吳浙閩廣之間無山河強敵之擾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平居無事脆弱成習一旦有急遂至於不可救禦頃自有倭患以來地方困於過兵已不勝其震怖近者福建回兵入寇建昌守備王祉被逮本年閩廣流寇突入吉安方面憲臣見殺見執而吉虔撫建諸郡邑間罔非盜賊之區攻城掠野焚劫殺傷之慘有耳目者所不忍覩聞而狼兵袁三輩遂乘時叛亂流劫於永豐玉山等縣劫庫放囚莫敢誰何幸荷聖明俯采羣議將一時督撫之臣悉行更置特勅浙直總督尙書胡宗憲控制策應給發軍餉諭以發兵速勦是誠如神大智明見萬里之外而如天至仁不忍一方之不得其所而

急救於水火之中也凡在臣民罔不感激思奮臣愚竊以爲廣信之寇蓋窮兵敗卒實押遣無術所致且其深入腹裏黨類無幾譬之游釜之魚無根之草大兵一加斃可立矣惟閩廣山寇衝斥於吉虔建撫之間者日增月盛凡諸郡邑有城者櫻城自守無城者任其刼掠殺傷成林焚燬成墟千餘里內縱橫衝突如履無人之境頃者巡按御史段顧言疏報八月初旬分屯於吉安建撫各縣者已不下二萬而近日吉安鄉人至者目擊八月末旬大夥強賊由泰和萬安突下吉安者亦近萬餘殺人祭旗動逾數百旌旗蔽江干戈遍野而一時總督軍門兩廣張臬南贛陸穩等皆承新命赴任被其肆行塞路不能越境倉皇無備卒

入於吉安府城閉門謹避而不敢發一卒以剄其方張之勢遠近人民奔走竄避望救無門人言翕翕皆謂以二總督重臣尙且無如之何則夫都邑之吏誰敢櫻其鋒域臣詢於鄉人之言皆謂吉安之城危在旦夕夫吉安郡城爲江西上流人民輳集不下一省治萬一吉安不保則破竹之勢臨江袁州豈能自完而燎原之焰卒難撲滅則江西省城不可不深爲之慮也危急之勢真如倒懸况江西合省各處戒嚴救解之策更復何望哉臣愚竊惟浙江南京地相連界道里爲近且兵馬便集而不難於調遣地利熟悉而不憚於馳驅况已奉有成命伏乞皇上軫念一方生靈塗炭已極申勅總督尙書胡宗憲督發重兵星馳親詣

江西地方協同督撫諸臣乘時撲滅仍勅南東兵部相機策應或督發江南曾經戰陣將官如劉顯輩領帶勁兵徑往江西併力截殺毋得觀望遲留以深地方之害庶倒懸之患可解而蕩平之效可期矣此則目前救急之策切近之慮也臣生長江右待罪言臣地方之患痛切身心謹以一得之愚條爲末議五事敬爲皇上陳之伏乞聖□軫念重地俯采芻蕘勅下該部議擬施行俾賊風息而民患早除邦本固而重地永安矣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事權夫事權一而後統紀明統紀明而後責任專責任專而後艱危可濟緩急攸賴也南贛界江湖閩廣四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五十六

省之交而去諸省治爲遠故特設總督都御史以統治之慮至遠也故總督得人則各省攸賴但所治者止於南贛汀漳南韶潮惠等府也分各省統屬爲難責任既分成功不易况猺洞之巢穴爲多盜賊之生發不時東逐則西竄南捕則北馳頃者如閩廣流寇而各省兵備等官皆任其去來視若秦越文移督促互相推調若是者何哉事權既分而責任不專故也况以承平旣久任是職者又多文墨繩尺之士無長顧遠慮之識是以政多因循人益玩愒今幸賴聖斷罷黜其舊則新更者自當感發奮勵但事權不重責任不專而欲責以成功雖以韓白爲將亦或難之乞勅該部查照先年總督王守

仁事例換以新勅給以旗牌凡諸兵馬錢糧聽其便宜
區處如有抗違許以軍法從事仍照前巡按御史穆相
題准事理其各省地方相連道分遵照勅書事例除一
切民情不干與外但係盜賊重情與南贛等府相干涉
者聽其督責料理若各縣不行捕獲追究亦聽提問不
許仍前推調阻攔則事權一而責任事可收功於共濟
而民安本固自弭患於未形矣伏乞聖裁

一勵官守夫設官凡以爲民親民莫如守令故守令得人
則民安盜息而地方甯謐矣是以龔遂治郡而渤海之
民賣劍買牛其往事可見矣頃者閩廣之張連何琪南
贛賴清規輩皆以府縣之吏征斂太急撫治無術是以

羣起爲盜不可禁禦愈聚愈眾不可捕滅况南贛所屬
諸縣又皆山谷頑民難以法制而官其地者又多例貢
雜途悉爲身圖無復遠望夫以難治之邑而以匪人治
之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乞勅該部查照南贛府縣及
今有事地方員缺務擇現任守令政事卓異曾經府按
舉薦者就近調補仍照先年癸丑甲寅事例疲敝縣分
俱以進士除補待其撫治果有成績實能捍災禦患爲
民造福者聽撫按官據實保薦一體行取旌擢其人不
限以地則遠望可期而人知自勉官守得人而地方攸
賴矣伏乞聖裁

一定剿撫夫治民之道恩威並行而弭盜之策剿撫兼施

蓋罪惡顯著者法所不赦而形迹未著者情當罔治今吉虔撫建之寇皆閩廣豪惡齊民始則拖欠錢糧拒抗官府繼復連結數郡流毒三省殺擄人民攻圍城邑且其攜妻挾子廢農棄產以賊爲業以殺爲威罪惡貫盈神人共怒若不悉行殄滅使無遺類其禍不止但其地連三省黨構數郡東逐西竄茫無定穴小挫偶勝卒難盡絕乞勅總督重臣親臨江西地方約諭諸省督撫兵道各屯重兵於盜賊要害之地刻期並進併力夾攻務使黨類殲除庶幾後患可弭不然此往彼來已去復至師老民疲迄無甯日終非除患安民之至計也至於南贛諸峒巢穴眾多獷悍成性憑險負固已非一日且其

平原沃壤可耕可牧自先年總督王守仁安排之後亦皆各安鄉土止以土豪互爭產畜時相仇害其間李文彪輩若有司撫之有術亦皆不肯輕出爲亂今之所傳姓名或者流賊假託以恐嚇人心或非本實卽有之亦或乘機竊出必不遠離臣愚以爲此輩當從省諭招撫以安反側之心攜合從之黨恐未可恃眾用兵倒其巢穴以起反叛之端而重貽地方無已之釁也伏乞聖裁一蠲逋稅夫盜賊之興每由於民窮斂急江西土瘠民稠惟以稼穡爲業終歲所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稅況自有倭患以來過兵之供應旣繁額外之加徵尤多兼以連年旱災民食維艱有司之催科不已里甲之供費日增

官府之訪察太濫法外之罰贖太重催剝遍迨乎窮簷膏血痛輸於箠楚力役無休遠近騷然雖無師旅之擾已不勝其苦今又重以強賊流劫終歲不已廬舍煨燼杼軸空虛少壯被其殺擄老溺轉乎溝壑兼以今歲夏秋之交正值禾稻收成之際民皆奔走逃竄救死不暇而兵旅之供需守禦之勞煩又重困之其艱難流離之狀又奚啻數倍西北之旱災東南之水災已耶若不加意安集重行賑恤予遺之氓其不去爲盜也鮮矣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撫按查議吉安南贛建撫屬縣被害極重地方本年一應起存錢糧悉與蠲免其戶工二部歲派雜辦暫准停徵其餘被害稍輕地方酌量遞減仍乞

聖諭申重令其嚴督有司多方撫綏禁無名之役革里甲之費緩積逋之徵寬科罰之令出給榜文通行曉諭以賑百姓之急以安反側之心則困疲之民皆仰知聖天子憫恤至意而咸安樂利邦本自爲之永固矣伏乞聖裁

一禁姦慝夫盜賊多起於細微而安民莫先乎防姦邇者民窮財盡加以賦繁役重鄉里無賴細民寡廉鮮恥不事耕業往往三五成羣晨入夜出穿窬盜竊以爲生計且其東穿西合聯絡連郡私約連盟夥餘什伯近年江西各處鄉賊竊發悉由於此况諸有司每以寬厚姑息爲仁治屬有盜爲諱俱謂爲竊盜罪不至死而其連盟

夥類又復爲之資緣活免彼無知細民見負罪者未必死也倣倣成風黨類日眾遇有大賊生發輒復投入爲之嚮道勾引近日流賊之協從增多姦細之吐供姓名多屬鄉土之民其已事可見也故欲弭盜莫先於禁姦慝欲禁姦慝莫先於行保甲之法俾十戶相鄰戶有長十家一牌牌有稽凡諸商旅人等與各游食之民皆得時報有司隨其往之久近而譏察之其有不務生業潛爲奸宄者互相舉覺雖小不貸否則連坐此蓋昔時已行之良法也近者亦多議行但有司多以虛文搪塞未能實心奉行罔有成效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撫按嚴督有司著實舉行務令城市鄉村挨次排編日有省月有報令鄉之里長與夫巡捕等官爲之約束稽察如有奉行不至及違抗不尊者坐以重罪而又嚴盜竊之令重連坐之法庶奸慝自無所容盜賊爲之潛息矣伏乞聖裁

議處運道以裕國計疏

陳慶

臣竊惟我國家定都於北財賦取給東南而江南之運率由淮揚以入運河以達於京師是淮揚爲京師咽喉其地所係至重故淮上設漕運都御史及參總等官所以防護其轉輸使之通流不匱意甚遠也頃年倭寇爲亂糧船泊瓜州者曾爲賊所焚燬以今日事勢觀之則又大有可憂矣何者今年四月賊浮海自江北呂四場登岸不過千餘

人耳其通泰參將駐扎通州者不行督兵海濱堵截擊殺賊遂突入淮揚地方焚劫夫賊以至寡之勢而長驅人各堅壁畏避乃今復報前後之寇欲併力入天長所在重自震恐遂使一切運船聞風遠避不敢揚帆而進矣誠恐賊眾屯聚稍久則今年運船必不能趁凍前而至京師明年回帆後運必誤是糧運一歲不繼則國家一歲之憂也京邊大計將何所賴夫江南運船浙江蘇松等處必由孟瀆河溯江而泊瓜州湖廣江西安慶等處必順江而泊儀真由是自瓜儀而入裏河皆要害之處也故賊越狼福則運船自孟瀆河而至者可虞也越圖山則泊於瓜儀者可虞也自江北海口登岸則鱗次於裏河者可虞也如此不急

爲之處得乎臣竊以爲制近必慮乎遠若但苟且於近圖將不及矣故欲孟瀆河無虞則如前南京吏科給事中張師載議處江防事宜謂當於狼福添設總兵兼統通泰其議似可行也欲瓜儀無虞則如臣前所題謂當以兵貳領操江出駐鎮江以守圖山鎖長江之要害其議似可行也欲裏河無虞則如國初設備倭指揮之制凡備禦之官毋得堅城不出當督率軍兵於海濱晝夜巡視倭賊若來則堵截擊殺不許登岸然後裏河可保無虞也夫使備禦等官但以守護城池爲名不顧地方受害使賊越此往彼如入無人之境則將焉用此爲矣如此卽當以失事罪之庶人無規避之巧賊不能縱長驅之勢遠近相制糧運可通

行矣再照自昔要害重臣委任多厯歲是以李牧備邊趙充國破羌皆以積累而成功夫牧與充國無倖成避難之心而當時操用人之柄者亦明習國事而不輕遷轉也今前任漕運都御史蔡克廉在鎮曾不數月卽以陞戶部侍郎此臣所未解也夫克廉以江西巡撫而轉漕運謂其才能足以稱任使也今海氛未靖運船未過而輒轉遷近日淮揚之人稱其經畧可展然未一覩其成效使果如所言則其去也殊可惜也夫克廉去而代者至適當倭賊入境士卒非夙撫人心無素結欲其不失措置者難矣又往冬北敵犯遼東我兵失事甚大草野之人皆知諸酋必效尤今年必肆搶擄但不意方春深入近畿地方如是之

甚耳夫當強敵萌動之時而邊方重臣如賈應春江東輩後先遞轉內秩此何說哉或謂二臣久外勞逸固當均之則今日事勢至此似亦所難惜者古人有言苟利社稷身當之可也如以久任資序當遷則加其宮爵增其廩祿以酬之亦無不可也何敵騎方充斥而遂轉遷不顧耶臣待罪南京戶科深慮漕運不可不防又南倭北敵勢甚猖獗凡督撫重臣不宜輕易故輒敢冒昧塵瀆天聽如蒙皇上以臣言不謬乞勅下部議覆咨行浙直督撫操江諸臣督令參總分兵布列要害如狼福圖山呂四場等處防禦截殺毋得使賊越其汛地其添設狼福總兵及增補各要害之兵亦亟爲議處仍乞勅下吏部凡要害督撫重臣務久

任以期成功則於今日事體爲便天下不勝幸甚臣無任
隕越待罪之至

謝恩疏

程 峴

蘇松道兵備副使臣程峴謹奏爲微勞旣蒙睿鑒殊恩更
激愚忠敢陳葑菲永固苞桑事臣峴濫竽兵備執殳勤王
分誼當然斯有何功乃承天寵御門召對覽臣發砲傷指
降玉音曰道臣提兵入援忠勤可嘉賞銀二十四兩紵絲
二端賜宴光祿吏部紀錄以須大用臣叩頭謝恩復承旨
回任蘇松務行實事勿干虛譽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嘗讀
是書今何幸親聽綸綍敢不服之無斃在內在外臣工咸
念茲在茲何愁天下不太平哉試觀今日堯階舜陛果盡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六十三

同寅協恭和衷乎禹甸湯圍果盡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乎
如其未然則人人宜行實事勿干虛譽凜天威於咫尺也
奈何朝端之冰炭難化邊陲之莽墉未靖不矜而爭不羣
而黨分門各戶牢不可破堂上不治能卻走馬以糞乎太
祖之設兵制除戎器思患豫防無不前知懼闔外之寄負
師中之寵於是乎有督師總制又懼貓鼠同眠戰守失機
於是乎有監軍察院此誠折衝萬里之離照也今也不然
兵驕將悍督師爲師所督監軍爲軍所監無功報功有失
諱失獻賊鴟張於東南闖寇豕突於西北涓涓不息流爲
江河一葉不翦必煩斧柯安望其放牛歸馬於華山桃林
也位卑言高之罪自知忤世難逃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伏

乞皇上垂采葑菲申飭內外臣工人人務求實事勿干虛譽庶幾太祖一統山河錦全萬萬年也臣峴冒昧具奏曷勝戰慄惶悚之至

條陳時務疏

鍾掄芳

奏爲今日滅寇莫切於用人敷教以正人心以作忠志聖心尤爲知人之本事臣草莽微賤痛擊時歎飲血泣心苦懷耿耿頂踵莫殉伏惟祖宗養士數百年於茲加遇皇上宵旰勞心飢渴求人一何起而應皇上之求者落落晨星身負國恩泄泄不激廉恥道喪頃得叨對大廷人才一策於間育才用人急著粗陳其畧字格有限莫悉臣愚茲敢再佈葵忱惟皇上將臣言考之於古按之於今推之以理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六十四

究之以勢采擇而亟行之庶幾革薄從忠人才將起寇賊奸宄蕩滅有期飢渴之思有時而解也臣嘗讀孟子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之語而知整亂奏平不容再緩今日之事是也以今日之事諸臣之奏疏爲皇上安邊固腹練兵足餉計者填廷溢闕周悉無遺然費皇上焦勞者十六年行之罔效已見於前事矣請求其故由臣愚觀率皆爲焦頭爛額之客爭於其末而弗循其本以是皇上日日望治年復一年竟無成功此策不効乃復別尋一策此人不効乃復別用一人國家之事辟如不知病源貿貿求醫初用參苓不效改服三黃數推數引不覺元氣傷薄也信得病本所在而深知之則醫者至前良與弗良明如燭照服

寒服熱守一意而行之始終不變斯無弗奏清甯之效矣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皇上無念不取法高祖堯舜者
堯舜與高皇帝之所難諒非皇上之所謂易也則知人其
今日滅寇除奸第一根本矣太祖高皇帝嘗讀大易至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曰養賢非難知賢爲難而堯舜知人之
本則惟在危微精一之訓臣策蕩寇除奸乃求本於危微
精一說者曰迂遠而不切事情也夫天下有言之甚速切
可聽而卒無成功者有言之甚迂遠不堪聽而計卒不能
出此者大抵由五年七年觀之而其效一一可見也今日
言安邊固腹練兵足餉十六年罔效此所謂言之甚速切
而卒無成功者則又何惜此五年七年不亟亟早慮爲後

日計也嘗讀大學但謂致知可以平天下人誰信之歷歷
推求其故由意而心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由家而國而天
下則平天下之必由於致知萬萬不出此矣且臣愚之汲
汲於皇上之知人者誠有見於今日中邊之患本於兵餉
之不足兵餉之不足本於任事之非其人任事之無人本
於平日所教非所用所教非所用本於性學不明性學不
明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忠志不生忠志不生雖使廟
算神謨疇其任之任之非人而又何疑寇奸之不可除蕩
也是則倡明性學以正人心今日之務莫切於此孟子而
何以得倡明性學則必有倡明性學之人在昔如伊尹之
咸有一德傳說之終始典學在本朝如王守仁胡瑗若而

臣者或使之督學巡方或使之設教鄉學教之既各有其法而又有取之用之之法以激勸之如臣廷對之策所呈者如是五年七年人專爭事性命所在從未有專事性命一當事任肯以賊君父而經濟不生者何者一事失職便是喪性失命處體者用之本未有無體而有用者無體而有用其爲用祇足爲其人之身家富利計耳孟子辨生殺之機一言以蔽之曰正人心而已此其效矣乃所稱如尹說王胡之人其所稱引非皆迂遠而不切事情者乎所恃擇取而任之則在皇上知人之學素優而已矣此則眾本之本臣愚所謂知醫奏效汲汲於皇上慎審危微精一之傳者也太祖構對觀心亭成顧謂臣曰人心虛靈乘氣出入操之最難亭以觀心名不知太祖當日如何靜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者乃有此名大學論平天下推本於知又推本於知止未有不知至善之所在而能明德以新民者主上亦於萬幾之暇靜悟此喜怒哀樂何者爲未發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卽至善之所在也乃若中和既致朱子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也誠正既致卽式民止亂莫切於此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也此則又不俟推致而立有效者也皇上擇中而執之夫然後日引見諸臣疇有體有用一一如燭照於前得一二有體有用之臣各舉所知用以敷教於天下使今日之士

子一變套習時文之氣究心於體用之學士者庶民之首也士習端而庶民亦莫不孜孜有君父之念夫然後三年貢舉有司取材皆憤發忠志爲國家安邊固腹練兵足餉實實有用之士臣故曰滅寇除奸之本在正人心正人心在端教化端教化則得人而行之得人在知人知人在皇上遠接堯舜危微精一之訓近接高皇帝觀心之法也有言者曰今日之天下何暇及此堯舜之世洪水浩天苗民逆命夫亦極千古未有之亂矣何以惟十六字爲兢兢孔孟之日天下相尋於干戈久矣豈孔孟不欲爲富强而一則曰德禮再則曰軍旅未學一則曰仁義再則曰有人曰我善爲陣戰大罪也我善足府庫大罪也且曰由今之天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六十七

下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若何也孔孟非不欲富强正以求富强有萬不得不出於此者臣痛擊時難思所以效首領者無他計惟有本之所在而已矣且臣於性命之本雖無所窺生平積日累月止此爲功臣之叨試進士臣不願尸位持祿願爲皇上宣教講學四方務令人人知有君父激發忠志乃已此臣之所以思爲皇上驅除亂賊之牛臂旦夕不弛者惟皇上垂拱而亟亟施行焉臣不勝冒昧圖報之至

國朝

請簡補卿員專責成疏

陳學海

爲請簡補卿員以專責成以保臣節事竊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凡用人行政靡不

睿慮精詳區畫盡善以求毫髮無憾而後已卽月選州縣亦必視其才具量其繁簡幾經斟酌而後授以一官此誠爲天下得人之苦心天下臣民所共知而共見者也况部院大臣責任綦重

皇上尤不欲輕以名器濫假匪人故一時部院大臣缺員未得其人間令大學士兼理或擇部院大臣中才具優長者令之攝理此皆

皇上不得已而爲此權宜之計以期庶績熙而百揆舉正以堯之不得舜爲己憂舜之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其心固千載一轍也但臣竊有慮者天下惟有大學問大本領之人方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六十八

克斂權戢已存誠去僞始終一心以仰事

一人其餘則皆與世浮沉者耳臣見前此兼攝部務之大臣如某某輩大弛防維招權納賄欺

君負國莫此爲甚蓋由兼總部務權勢赫奕中外臣工不以爲皇上資其股肱之用而輒妄生揣度竊語曰某某乃

皇上眷顧特重之人也因各懷畏懼之心畏生媚媚生驕而其
人亦遂不念

皇上委任之意輒以爲

朝廷大事非我不辦氣盈志滿日流於蕩檢踰閑而不自知
臣節於以不終矣夫天下待其旣潰而知之不如慮其將
來而防之自昔堯舜之世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效一職各

奏一能於以成時雍風動之化臣願

皇上念部務甚繁非一人所能兼理部權至大非一人所可兼擅當其未得人也或可暫令署理署理之後卽應速爲簡補分其事柄以專責成庶使鑽營之輩不得妄生揣測而逞其趨附之術卽在諸大臣亦各得盡職守不敢憑藉權勢而漸萌驕恣之心臣節於以可保部務亦可就理且免天下後世無知小人妄議

盛朝乏人致以一員而兼授數職也爲此具

聞伏乞

皇上俯賜鑒覽施行雍正四年三月

請定有司彙詳以清吏治疏

陳學海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六十九

爲請定有司彙詳之例以清吏治以甦民困事竊臣前任刑部司官見刑部審結細事十日一彙題我

皇上日理萬幾不憚勤勞猶親加

睿覽其擬罪未當者屢蒙

諭旨駁正此誠

皇上軫念民瘼欲使物各得所事悉協中之盛心也臣思部中

事件滿漢司官公同辦理滿漢堂官公同酌定猶不免舛錯况在外之府縣憑一人之意見恣一時之喜怒甚或濫受苞苴瞻徇情面其顛倒乖謬者又不可勝數愚懦貧民力不能赴上司控理惟有向隅飲泣而已更有罷軟之員日耽安逸詞訟延緩不結以致拖累經年廢業蕩產且有

釀成人命大案者其爲害於民不淺而累於官尤甚此皆由民間口角細事向係有司不善經理上司相隔遼遠欺其耳目不及以故種種弊生查雍正元年間曾有條陳及此者刑部議覆令州縣逐件登記按月造冊申送該府道司督撫查考等語但令自行登記難免隱匿遺漏之弊而府道司督撫俱令造冊申送案牘太繁且徒令各該上司查考而不批發則該上司必有厭其煩憚其勞竟束度高閣而不以寓目者况造冊申送之處現今亦有不盡遵行之人未免仍屬虛文臣思藩臬二司乃一省大吏錢穀刑名各有分隸嗣後府州縣廳衙自理案件審明之後將人犯暫行保釋不得輒自發落令敘其供看分事隸戶律者

十日一彙詳藩司事隸刑律者十日一彙詳臬司其事何日到官何令審結亦令於詳文內聲明夫藩臬分詳則可不致繁冗而州縣懸案以待批發則藩臬不得不與批閱一批閱而其聽斷之允否審結之遲速自昭然在目所斷無枉則加詳批結州縣喚齊人犯遵照發落其有不合情理者卽行指駁或違限拖累以致小民守候日久照例揭發如有隱匿不詳移換日月並刪改供情任意增減者致下民負屈含冤或經告發該督府糾參審明之後照其所誣輕重議罪倘藩臬二司懷挾私意故行翻駁者許州縣將不應駁情節徑詳督撫核明並將藩臬參處如此則州縣不致枉斷亦不敢任性羈延庶百姓悉得蒙

皇上察吏安民之至意臣芻蕘愚見未知當否伏乞

皇上

睿鑒施行

永豐縣志

卷三十

疏

七十一